

城市阅读系列

市民学堂

第9辑

李东来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城市阅读系列

市民学堂

第9辑

李东来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民学堂·第9辑 / 李东来主编.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1

ISBN 978-7-5100-9161-2

I . ①市… II . ①李…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1083 号

市民学堂第9辑

策划编辑 赵 泓

责任编辑 阮清钰

封面设计 刘 敬

版式设计 文 竹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100-9161-2/Z · 0085

定 价 58.00 元

《市民学堂》（第9辑）

主 编 李东来

副 主 编 蔡 冰

参编人员 莫启仪 陈本峰 陈家欣
严丽洁 梁毅华 韩志锋

前　　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爱读书的人，可以在书籍里获取精神粮食，汲取营养，攀爬至人生更高的巅峰，追寻更广阔的人生境界。阅读氛围浓郁的城市，更尤胜高楼林立的钢铁之城，芬芳四邻，远近闻名。城市阅读，日益成为城市软实力的名片，在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东莞市委、市政府着力建设“文化名城”，推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有形和无形的图书馆网络覆盖和服务全市，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学习服务，让市民工作、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阅读之处、学习之所；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读书节，打造城市阅读品牌，营造城市阅读氛围，培养城市阅读习惯，提升城市阅读能力；通过举办市民学堂，激荡市民思想，启迪市民智慧，促进知识传播……城市阅读已成为推动东莞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和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转型的重要力量，已成为东莞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东莞城市精神凝聚的重要举措。

为将城市阅读之风引向深入，我们推出“城市阅读系列”，旨在让业已蓬勃开展的城市阅读活动进一步传播下去，走近市民；旨在加大市民对城市阅读的参与度，通过优秀的“阅读”自觉产生并传递和谐心态，提升自我素养和人文精神，迸发创新才能；旨在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阅读”一切带着城市印记的文化符号。

作为东莞市十大学习品牌之一，“东莞市民学堂”是东莞城市阅读的生动载体，定期邀请各领域知名学者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公益讲座。在这个“社会学校”里，精深、新颖的知识成为广大市民精神餐桌上的饕餮盛宴。自 2006 年起，我们每年精选年度优秀讲座汇编出版。此辑为“城市阅读系列”《市民学堂》的第 9 辑，汇编优秀讲座 14 篇，以飨读者。

翻开书页，品味浓浓的翰墨书香；走进东莞，感悟城市阅读的美丽芬芳；踏入市民学堂，领略知识与思想的融汇碰撞。让我们通过阅读，共同走向知识的海洋，展开飞翔的翅膀！

目 录

Contents

阅读 · 文学 / 001

- 003 “末日之后”——纸本书籍消逝之后的阅读 / 梁文道
- 017 读书观天下 / 何亮亮
- 034 读书人胡适与雷震 / 王彬彬
- 058 塞满故事的幸福童年 / 袁晓峰
- 074 重建中国文明——兼谈《大秦帝国》创作背后的故事 / 孙皓晖

城市 · 文化 / 087

- 089 中国传统文化的焦虑 / 南翔
- 105 北宋京城市民的休闲文化 / 程效

历史 · 民俗 / 117

- 119 改革与革命赛跑：晚清大变局 / 雷颐
- 136 南越王国和南越国遗迹 / 吴凌云
- 156 文物呈现的东莞古代历史 / 杨晓东
- 169 清明节的民俗解读 / 阎江
- 178 传统节日的现代过法——端午节 / 凌晓蕾

生活·感悟 / 187

- 189 中华血脉中的爱国情怀 / 彭庆元
201 消逝的美少年——从电影《归来》讲起 / 李冬君

附录 / 211

- 211 东莞市民学堂公益讲座目录

后记 / 235

阅读 · 文学

“末日之后”——纸本书籍消逝之后的阅读

读书观天下

读书人胡适与雷震

塞满故事的幸福童年

重建中国文明——兼谈《大秦帝国》创作背后的故事

001



提示语：

纸本书的价值在于印在纸上的想法和智慧，即使载体发生了变化，但价值还是存在的。

“末日之后”——纸本书籍消逝之后的阅读

【嘉宾简介】

梁文道，著名读书节目评论员、主持人。1970年生于香港，在台湾成长，1985年回港升学，1994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常年参与各种文化、艺术、教育与媒体工作，并热心支持多样化的社会活动。曾任多个非政府组织及艺术团体董事或主席，牛棚书院院长、香港商业电台一台总监，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客席讲师。现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参与节目《开卷八分钟》及《锵锵三人行》。曾出版书话《弱水三千 梁文道书话》和《读者》，饮食散文《味觉现象学》和《味道》三集，电影和音乐札记《噪音太多》，《十二》和《我执》等两部散文集与访谈录《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以及时事评论集《常识》。



【按语】

新的沟通技术出现不会取代旧的沟通技术，只是取代了旧的沟通技术的某一部分功能，而不是全面取代；所有新的沟通技术取代旧的沟通技术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吸纳旧的沟通技术中原有的功能；新的沟通技术的出现，带来的往往是更丰富的信息，更好的信息的归纳、整

理和保存。面对如此丰富的资讯，我们甄别真假和利用时，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自己的分析。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媒体工作者，恰好自己喜欢看书，也恰好运气很好，找到一份给钱让我看书的工作，如此而已，自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为什么和大家来谈这个题目呢？因为已经有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每一年的世界读书日都会有媒体问我，怎么看中国人的阅读现象？中国人越来越不爱读书了，中国的阅读率不断下降，您觉得将来怎么办？手机阅读、移动阅读、网络阅读等阅读方式出现后，将来大家会不会不再爱上读书？……等等。这类问题已经被问了很多年了，今天我打算在这里再回答一遍。

简单说，今天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在于大家都相信今天已经不再需要阅读了。因为我们有太多方便、快捷获取资讯的管道和工具，也有太多其它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某种新的沟通技术出现时，人们就感到旧的沟通技术的生存危机，比如纸本书籍甚至阅读本身。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想法，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人类历史上有几种关于时代判断的想法很有趣。一种是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的时代，是糟糕到无以复加的时代。比如，2000 多年前，孔子就觉得他那个时代是礼崩乐坏。另外一种是总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加美好。比如，上世纪 30 年代德国有位喜剧演员曾经说过：在过去，未来也曾经是美好的。其意思就是说，在他小时候，就有人说未来是美好的，但后来发现没那么美好。列举关于时代判断的两种不同态度的目的在于，我们对于“时代会流行什么”、“时代未来会怎么样”等判断是多么值得拿出来质疑一下，甚至嘲笑一下。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对于未来的预测，对现在所处状态的判断，后来大多被证明是错误的。

同样的，我们再来说说阅读的问题。一种新的沟通技术的出现会取代一种旧的沟通技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有时候是真的。比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有个情节是这样的：一个主教拿着一本书指着教堂说，这个（书）将会摧毁那个（教堂）。为什么书会摧毁教堂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的教堂尤其是天主教教堂本身也是一本书。教堂中有很多雕塑、壁画、彩绘玻璃，整个教堂所有的元素组成的图像都在说故事，有的是在“诉说”圣经故事，有的是在“诉说”教会本身承认的某段历史，或某个传记、传说等。当时大部分老百姓的识字率很低，更遑论当时被认定正统的沟通语言拉丁文，当时一般的教徒如何知道那么多教会的事情呢？就是上教堂。上教堂在神职人员的引领下辨认和阅读教堂的雕塑、壁画，神职人员告诉教徒这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在遭罗马兵逮捕的前夕和 12 门徒共进最后一餐时说，你们 12 人中有一人将出卖我，门徒们显得困惑、哀伤与骚动，纷纷询问耶稣：“主啊，是我吗？”这时，唯有坐在耶稣右侧（即画面正方左边第五位）的叛徒犹大惊慌地将身体往后倾，手里还抓着出卖耶稣的酬劳（一个装有 30 块银币的钱袋），脸部显得阴暗……就这样，教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众多教徒知道更多的知识，从这种意义来说，教堂本身就是一种媒介。为什么说一本书可以摧毁一个教堂？就是说当印刷出来的书籍普及到人手好几册的地步时，还需要通过教堂来听故事吗？还需要通过教堂来积累知识吗？肯定不需要，自己读书就好了。教堂过去是个权威，发布的内容被认为是权威认可的，由神职人员帮忙正确解读才能明白。后来书籍普及后，不止摧毁了教堂作为重要沟通媒介的力量，还摧毁掉了教堂的信息以及教堂对信息解读的神圣权威。

我们也曾看到历史上有无数类似一种技术取代另一种技术的事件。20 世纪初，广播电台出现的时候，书籍被宣告到了末日。1900 年到 1913 年，欧美人、部分亚洲人都觉得这段时间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大家都觉得未来很美好。这段时间里出现了飞机、飞艇、电报、

006

跨洋电缆、广播电台、电话、电灯、抽水马桶、铁路等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出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技术。那个时代，世界如此美好，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文化艺术产生巨大的变动。然而好景不长，世界大战莫名其妙地爆发，摧毁了所有的乐观和期望。20世纪20至30年代，电影开始大规模流行，有人又预言电影将取代书籍。20世纪50年代，电视开始在发达国家普及，又有人预言书籍将被取代。20世纪80年代，电脑刚刚普及时，有人又担心书籍将被电脑所取代。在20世纪，书籍被预言完蛋已经很多次了。回头我们看看书籍有没有完蛋？好像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书籍的价值在于印在纸上的想法和智慧，即使载体发生了变化，比如以网络形式呈现，但价值还是存在的。

换一个角度，是不是预言都错了？不能这么说，也有的预言是合理的。书籍过去曾经拥有比现在更广泛的用途，有些用途的确完蛋了。我曾看到历史文献记载，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军士兵背包里背着很多书，其中一本是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潘恩写的《常识》，还有其他小说。一战中也有类似情况，美军士兵背着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英军士兵背着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希特勒在一战末期当通讯员时，当战火稍稍停歇，他就躲在战壕里翻看从军大衣里拿出的有关德国艺术史学家写的柏林建筑与文化方面的书籍，还一边看一边做笔记。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那么爱学习？那么有文化？其实不是那个年代的人都爱学习，而是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书籍就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娱乐工具。可以说，现在书籍的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

新的沟通技术到底能不能取代旧的沟通技术？我认为是取代了部分功能，而不是全面取代。比如电影有没有被电视取代？没有。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有一部分功能是取消了的，只不过我们今天都忘记了。抗战年代，重庆市民如果有点钱的话，必须去看电影。

为什么看电影？仅仅是娱乐吗？肯定不是。以前的电影在播放正片之前首先要播放新闻，重庆人想了解美军轰炸日本的画面，想了解前线相关战况的画面，只能上电影院，收音机是看不到画面的。从前的电影院承载着新闻影片播放的功能，这部分功能现在已经被取代掉了。在电视还不普及的时候，电影院播放正片之前，经常是播放新闻纪录片，很大一部分新闻都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现在很多年轻人看新闻的渠道比那时多多了，但只关心身边很琐碎的事情，很少关心国家大事。比如，某某明星真的有婚外恋与 100 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这两个新闻，可能他们更喜欢看某某明星婚外恋，因为这个新闻更吸引眼球。大家可能想，即使看到 100 个孩子营养不良而死亡你又无能为力，所以干脆不看。坦白讲，我干媒体这行太久，我太犬儒了，我们说的国家大事，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没有人想要听严肃的分析和评论。现在很多人忽略全球性的重大危机，比如蜜蜂的消亡，认为蜜蜂死了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蜜蜂死了表示大面积植物的花粉传送纽带断掉了，接下来是大面积植被的死亡，是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所有新的沟通技术取代旧的沟通技术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吸纳旧技术中原有的功能。比如说传载的信息，不能说新的功能出现了，旧的信息就不见了。相当于换手机，如果旧手机上所有的数据在新手机上都没了，那你就不会换了，肯定是原来的资讯都能在新手机上看得到你才会换。今天的电子阅读器被认为能够代替书籍的理由之一，是不用带书籍都能够看到原来纸本书上所看到的东西，也许会改变感觉、状态，但信息本身是没有改变的。同时，新的沟通技术带来的往往是更丰富的信息，更好的信息的归纳、整理和保存。比如，人类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和之后，拥有书籍数量的多少是不同的。在古登堡印刷术还没有普及之前，欧洲最负盛名的修道院图书馆藏书量是 5000 多册，这已经算很厉害的了，或许是欧洲最牛的图书馆，因为那 5000 多册图书全部都是抄本。但是现在有些普通家庭就有这

么多本，而且，今天电子沟通技术的普及，使得我们的信息量激增。以前要看体育新闻，可能就去买报纸，也就一版两版，但是现在网络上关于这方面的海量信息随处可见。

现在的信息比从前更难分辨真假。从前，当书籍稀缺时，出书也非常难，通常编辑和出版社都要把关。我们都听说过大作家被退稿的事情，大作家认为自己写出来的是佳作，拿去找出版社时，出版社要权衡值不值出版，编辑还要进行内容过滤。这种过滤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也有好的作用。比如，我是一个出版社编辑，现在来了一部书稿是谈共和国 60 年，作为专业编辑和团队首先要看史料是否正确，如果里面突然曝出“原来蒋介石还没死，他 80 年代曾经秘密访问大陆”，那这本书肯定不能出，因为报纸、杂志、电视台的编辑都要对新闻、史料的真实性负责。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如果我们今天回去就编一段“蒋介石 1988 年访问北京的故事”发到网上，百度、google 等搜索引擎都可以搜索出来，这个虚假的故事就成为一个信息了。如果一个懂中文的老外不知就里信以为真，把它翻译成英文，说不定传着传着人们就信以为真了。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现在大家看新闻或信息不再在意其真假，而是在意这个新闻让我爽了没有。我记得前几年的韩剧，常常编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富家女爱上一个穷小子，两人好不容易排除万难走到一起，最后其中一个得白血病死了，就类似这样的故事，让很多人拿着纸巾边看边擦眼泪。看韩剧这么难受，为什么还要看？因为哭也是一种爽。今天的信息和新闻最大的价值就是有没有让你爽，真不真并不重要。最近关于大陆游客的孩子在香港便溺的事情，我从瑞士回国后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发现我的同事闾丘露薇也为这个事情成了“汉奸”了。这件事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大家骂来骂去，有些人根本就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包括那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是拉屎还是撒尿，到底用了

尿不湿还是没有，他父母拿的是纸巾还是尿不湿等等，都还没搞清楚就开始骂。正统的新闻教育告诉我们，在判断任何事情之前，先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现在没人在意事情的真假以及细节。再比如说，微博、微信转发之前，你会去考察这个资讯真假吗？不会的，你转发就是因为爽，就是因为有情绪了。一个香港人看到小孩便溺这个事情很愤怒，开口就骂大陆人是蝗虫，大陆人看到香港人的反应，就骂香港人是洋奴汉奸。这么骂来骂去，虽然你认为负面，但骂人的人自身感觉很爽，很有快感，就像打人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看马航事件、韩国沉船事件等灾难新闻，就是因为他们煽情。那时，有些广告看起来是为马航祈福，但更像是煽情短片。如果我跟你说，刚才又死了几百个小孩，你的感情可能不上来。但是，我跟你说，刚收到最新消息，金秀贤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可能有人就很激动了。在我看来，今天没人再关心新闻或信息的真假，大家只关心这个新闻或信息是否能让我爽起来。当然人们关心这个信息或新闻除了感情因素外，也还有好奇、探索以及资讯本身有没有让自己发挥意见的空间等因素在里面。

新的沟通技术的出现，带来大量的资讯，面对这些资讯我们如何利用？对于这些资讯的利用，我们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自己的分析。今天的人很在意自己的看法和立场，看新闻的时间很少，发帖子、谈新闻的时间很多；时常来不及对文章进行详细阅读，就发布了数倍于文章的评论；书还没读完，就开始写书评了；喜欢说话多于聆听；喜欢发表意见多于看别人的意见；喜欢表态和回应别人等等，这种表态和回应往往都是简单的。比如，小孩便溺事件中，据说凤凰卫视所有女主持人都被臭骂过了，她们的微博都收到骂人的脏话，男主持人相反大家不骂他们，但是会被问你对这件事情持什么立场？有点像韩寒与方舟子争论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你是什么立场。我遇到这种事情，回答都容易两边挨骂，说我狡猾虚伪没立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都没什么立场，我不是什么都有立场的人。